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二目錄

鄭善夫

顧應祥 見前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二 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二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叅輯
韓昌箕仲弓增定

游道塲山記　都穆

予至吳興之三日郡太守同年呂君文郁招余為道塲之遊同遊者前四川參議郡人王君肅之亦同年也舟出郡南門三里舍舟入峴山寺登藏經閣啜茗出西行即抵峴山山本名顯其曰峴者避唐諱也上有石坡陀横流潔石歲久窪然儼如尊形唐別駕李適之嘗築亭

其上名曰寉尊今廢頹魯公剌州日與客陸羽吳筠及詩僧皎然輩同遊有石尊聯句蘇文忠公守郡亦有登峴山亭詩呂君謂余曰僧房有竹共往觀焉已而飲浮碧亭亭據碧浪湖之勝其左下篁叢蒙翳予命僧剪除之湖之全體始呈亭後有碑乃予友劉元瑞所作亭記泥碧浪湖夾岸之山遠近起伏蒼翠欲滴而湖水如玉每風生浪湧色尤可愛昔之人稱吳興山水清遠爲天下第一殆指此耶南行二里經浮玉山郡之山有兩浮玉其一在孝豐縣東南十五里名大浮玉此則小浮玉

也山特一巨石趾子昂謂其不以水之盈縮而為低昂時值梅雨石幾沒其頂余笑謂二君曰浮玉今不浮矣又七里抵道場浜肩輿西行里許即道場山也上山太百步經嘯月亭故址又上四百餘步有老屋三楹榜曰伏虎道場洪武初郡太守褒陽楚岳筆也葢此山自昔多虎郡志謂唐有僧如訥者過山中坐盤石上虎伏其側三宿不去訥遂結廬居之人因名其處曰伏虎岩楚公之題榜者此也西北而上百十二步有金剛殿折而北經舊佛閣閣左右鐘鼓樓僅存其址度石梁其下為

放生池登釋迦佛殿東北曰一勺泉北二池曰萬工曰瑶席瑶席瑶席云者取蘇文忠詩屋底清池照瑶席語也南上幾二百步經華光樓其西即所謂伏虎岩百三十步至仰高亭又上至息肩亭小憩久之自此至望湖亭太湖在目羣峯環之亦登臨之佳處也又上百步有華光殿其後閣雄據山顛惜已破弊予問僧閣奚名僧云此華光閣也余曰山之樓殿既名華光不應此名復同欲吕君易之再詢之人則云閣名雲翠此亦可見僧之愚矣遂相與一笑閣之東有浮圖七成成化間燬於雷火

今惟存其中之石忽陰雲四興雨遂至小酌僧室雨霽移席望湖亭痛飲下山將半予題名石上回至南門民舍已張燈矣是歲丙子五月乙巳記

棲清軒記　　都穆

湖州之歸安有故家施氏居邑之東鄙施氏之老有處士悅民者嘗壘石為山上搆以軒其左右雜植梅竹蕉梧凡數十百本軒下瞰清池魚鳥游翔而雲影天光相為煥映以軒適當其勝為處士之所休息也客署之曰棲清之軒處士遂自號曰棲清老人託其猶子進士聘

之求予託清者濁之反也人之恒情莫不喜清而惡濁今有人譽之以清彼必欣然受之或目之爲濁則怫然其不堪而思欲去之矣予嘗論人之清濁以爲有心迹之辨蓋心迹俱清者上也迹汚而心清者次也又次之其迹似矣而行實背焉此則小人之爲君子不道也求之古人若孤竹君之子遜國不居諫伐而死孟子與稱其爲聖之清楚三閭大夫以讒放逐而其言曰舉世皆濁我獨清亘古以來人之清者僅見二子此非人之所易及也唯夫山林之士嗜冲淡而甘靜寂由是深遯遐

遯友泉石侶魚蝦樂之終身而不厭其視聲勢貨色猶腥穢然而惟恐其浼世之人從而高之曰此隱者也夫人而能隱則清可知矣予聞處士爲人長厚與物無競少受學鄉先生善於吟詠固知其非凡流也益清其迹人或可能必究其人而心乃見故與其居之清孰若清其心之爲愈乎此所謂心迹之判也他日俟過處士廳我軒中共歌滄浪之詩處士將曰此非俗客姑記之以復聘之

筠南雍蔡生玘　　崔銑

真州別後悵然如有失然學講而久毋負送遠而情必稱為仕為隱不失本心雖隔異方如在一堂不然對面而異其存亦奚貴於聚哉

贈陸清伯歸省序

王守仁

陸清伯澄歸歸安與其友二三子論繹所學贈處焉二三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默爾日慊慊爾日雍雍爾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以是知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既而旬一至又既而五六日

三四日而一至又既而遷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掃廡下之室而旦暮侍焉夫德莫淑于尊賢學莫邃於親師故趨權門者日進於勢遊市肆者日進于利淸伯於夫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遑其他即是可以知其學之進也矣淸伯自有是哉澄則以爲日退也澄聞夫子之教而茫然昆而歆然忽耿然而疑已而大疑焉又閔然大駭乃忽闖然若有覩也當是時則亦幾有所益矣自是且數月益慭焉游焉業不加修焉反而求焉倀倀然頹頹然昏蔽擴而愈進私累息而愈與衆妄攻

而愈固如上灘之舟屢失屢下力挽而不能前以爲日退也明日又辭於陽明子二三子偕焉各言其所以陽明子曰其然乎其然乎謂已爲日退者進修之勵善日進矣謂人爲日進者與人爲善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已爲日退也而意沮焉能無日退乎謂人爲日進也而氣歉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機吉凶之所由分也可無慎乎

書顧維賢卷　　王守仁

維賢以予將遠去持此卷求書警戒之辭只此警戒二

字便是予所最丁寧者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是以
因循懈弛散漫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有不容
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能警戒則學問思辨之功切磋
琢磨之益將日新又新沛然莫之能禦矣程先生云學
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好責志又云凡爲詩文亦喪志
又言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
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學問之道四書中備矣後儒
之論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能出于四書之外失者
遂有毫釐千里之謬故莫如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簡

賢苟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亦自明白易見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則與之俱化孔子大聖尚頼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顧隨俗同汙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尚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違俗拂衆指摘非笑紛然而起勢所必至亦多由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致學者便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汙維賢溫雅朋友中最爲難得似亦微失之

弱恐譏笑之來不能無動纔爲所動即依阿隱忍久將淪胥以溺悔到此便須反身痛自切責爲己之志未能堅定亦便志氣激昂奮發但知明己之善立己之誠以求快足乎己豈暇顧人非笑指摘故學者只須責自家爲己之志未能堅定志苟堅定則非笑詆毀不足動搖反皆爲砥礪切磋之地矣今人多言人之非毀亦當顧恤此皆隨俗習非之久相沿其說莫知以爲非不知裡許盡是私意爲害不小不可以不察也

與元靜諸子書　王守仁

聞諸友皆登第喜不自勝非爲諸友今日喜爲野夫異日山中得良伴喜也入仕之始意況未免揺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恐自張主未得不知諸友却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野夫失脚落渡船未知何如得到彼岸且南贛事極多掣肘縁地連四省各有撫鎮乃今亦不過因仍度日自古未有事權不一而能有成者告病之興雖動恐成虚文未敢輕舉欲俟地方稍靖今又得諸友在吾終有望矣日仁春來頗病聞之極憂念昨書來欲與二三友去田雪上因寄一詩今録

夫聊同此懷也

與陸元靜書四首　　王守仁

書來知貴恙已平復甚喜書中勤勤問學惟恐失墜足知進修之志不怠又甚喜異時發揮斯道使來者有所興起非吾子誰望乎所問大學中庸註向嘗畧具草稿自以所養未純未免務外欲速之病尋已焚毀近雖覺稍進意亦未敢便以爲至姑俟異日山中與諸賢商量共成之故皆未有書其意旨大畧則固平日已爲清伯言之矣因是益加體認研究當自有見汲汲求此恐猶

未免舊日之病也博學之說向已詳論今猶牽制若此何邪此亦恐是志不堅定爲世習所撓之故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是猶泥於舊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爾請一洗俗見還復初志更思平日飲食養身之喻種樹栽培灌溉之喻自當釋然融解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吾子之言是猶恭

是始終本末之一致也是不循本末終始天然之序而欲以私意速成之也

尚謙至閩元靜志堅信篤喜慰莫踰人在仕途如馬行淖田中縱復馳逸足起足陷其在駑下坐見淪沒耳乃今得還故鄉此亦譬之小歇田塍若自此急尋平路可以直去康莊馳騁萬里不知到家工夫却如何也自曰仁沒後吾道益孤致望元靜者亦不淺子夏聖門高弟曾子數其失則曰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夫離群索居之在昔賢已不能無過況吾儕乎以元靜之

英敏自應未卽摧墮山間切磋砥礪還復幾人深造自得便聞亦可寫寄否尚謙至此日有所進自去年十二月到今已八踰月尚未肯歸視其室非其志有所專宜不能聲音笑貌及此也區區兩疏辭乞尚未得報決意兩不允則三三不允則五則六必得而後已若再一舉輒須三月二舉則又六七月矣計吾舟東抵吳越元靜之旆當已北指幽冀會晤未期如之何則可

齎奏人回得佳稿及手札殊慰間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獎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

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眞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于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眞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着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籛之徒乃其禀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

自玉蟾丘長春之屬皆如彼學中所稱述以為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元靜氣弱多病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弊精勞神廢靡歲月久而不返將遂為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昔人謂三折肱為良醫區區非良醫蓋嘗三折肱者元靜其慎聽毋忽區區省親本閣部中已准覆但得旨即當長遯山澤不久　朝廷且大賚則元靜推封亦有日果能訪我於陽明之麓當能為元靜決此大疑也

其不孝不忠延禍先人酷罰未敷致茲多口亦其宜然乃勞賢者觸冒忌諱爲之辨雪雅承道誼之愛深切懇至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無辨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辨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輙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既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

彼議論之與非必有所私怨於我彼其爲說亦將自以爲衛夫道也況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依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彼既先橫不信之念莫肯虛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爲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爲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爲也嗟乎吾儕今日之講學將求異其說於人邪亦求同其學於人邪將求以善而勝

人邪亦求以善而養人邪知行合一之學吾儕但口說耳何嘗知行合一邪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爲罪尤重葢在平時徒以口舌講解而未嘗體諸其身名浮於實行不掩言已未嘗實致其知而謂昔人致知之說有未盡如貧子之說金乃未免從人乞食諸君病於相信相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雖然昔之君子葢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爲

盡非伊川晦庵之在當時尚不免於詆毀斥逐況在吾輩行有所未至則夫人之詆毀斥逐正其宜耳凡今爭辨學術之士亦必有志于學者也未可以其異已而遂有所疏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於積習故於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初聞鄙說時其間寧無非笑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為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不為異時相信之深者乎衰經哀苦中非論學時而道之興廢乃有不容於緘默者不覺叨叨至此言無倫次幸亮其心也致知之說向與

惟濂及崇一諸友極論於江西近日楊仕鳴來過亦嘗一及頗爲詳悉今原忠宗賢二君復往諸君更相與細心體究一番當無餘蘊矣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元靜雖在憂苦中其學問工夫所謂顛沛必于是者不

言可知矣奚必論說講究而後可以為學乎南元善曾將元靜後來論學數條刊入後錄中初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却因此多有省悟始知古人相與辯論窮詰亦不獨要自己明白直欲共明此學於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肯用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元靜則亦莫肯如此披豁吐露就欲如此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盡故此元靜一問其有益于同志良不淺淺也自後但有可相啓發者不惜時寄及之幸甚幸甚近得施聘之書意向卓然出於流輩往年嘗竊異其人

今果與俗不同也閒中曾相往復否大事今冬能舉得便可無他絆繫如聘之者不妨時時一會窮居獨處無朋友相砥切最是一大患也貴鄉有英友名商臣者聞其用工篤實尤為難得亦曾相講否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　王守仁

封君之葬也子澄毀甚失明病不能事事以問於陽明子曰吾湖俗之葬也咸竭資以盛賓主至於毀家不則以為儉其親也不肖孤則何費之敢靳大懼疚之不任遂底於顛頓以重其不孝敢請已之如何陽明子曰不

亦善乎棺槨衣衾之得爲也者君子不以儉其親猶湖俗之所尚是以其親遂非而導俗也又況以殆其遺體乎吾子已之既葬而以禮告人豈有非之者將湖俗之變必自吾子始矣一舉而三善吾子其已之既而復以誌墓之文請陽明子辯之不得則謂之曰誌墓非古也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孔子之葬其親也自以爲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而封之崇四尺其於季札之葬則爲之識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後之誌者若是焉可矣而內以誣其親外以誣其人君子恥之吾子志於賢

聖之學苟卒爲賢聖之歸是使其親爲賢聖者之父也誌孰大焉吾子曷已之封君之存也嘗以其田二項給吾黨之貧者以資學是於斯文爲有襃也而又重以吾子之好無已則如夫子之于札也乎因爲之題其識墓之石曰　皇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之墓而書其事於石之陰君諱璙字文華湖之歸安人墓在樊澤子澄舉進士方爲刑部員外郎澄之兄曰津

題錢舜舉嬰兒圖　周用

扁鵲于周爲老人醫于秦爲小兒醫當是時猶以去古

未遠老老慈幼其道並存後世此意漸以微矣凡今之人孰覩耳目瘴翳如扁鵲哉其于畫也如錢玉潭作婦女嬰兒者不少嗚呼可以觀世矣谿陽其視諸笥中若有圖內則孝經所云者願亟以示我毋庸使我徒見執藝者之不如古之人也

樓清翁墓誌銘　崔銑

語曰重淵之媚下有明珠豈不信與樓清翁之事偉哉可以昭乎世矣樓清歸安施濟也字悅民施氏自宣義君始居大姚墩後有號漁樂者諱晃娶顧氏寔生樓清

翁棲清弱冠喪父哀瘁毀形事其王父歡心是取親沒既久言必涕下可謂孝矣友于諸弟死恤其孤誨其姪儒而成其名可謂弟矣惇其宗姓禮周恩浹民竇産以稅出貲代之不酬非禮之辱不迫升墓之夫可謂仁矣督役却金蜡飲辭命饑者食辛者櫝可謂義矣棲清禀純粹之資躬樂易之行平心率物不嬰世故幼好讀書老而不惰喜作詩任情不刪於乎其幾于古之所謂鄉先生者乎是故節樹而義著率之惠流而受者感之非古之鄉先生其能與於斯哉棲清以正德乙亥十月七

日卒壽八十有二子四人孟儀仲佐叔荼陵州長女適李珪配嵇氏出叔佑舉鄉薦季儼次女適曹璪側室陳氏出孫男七人葬以𨚗邪十月二十五日銘曰

千步之里山蜿蜒上不見白日下黄泉銘以翼兆昭後先

浩齋記　　湛若水

太湖之墟有陸浩齋先生者其子澄游于陽明舉進士為郎秋官以推崇浩齋故浩齋為封君澄造于甘泉子曰惟吾家君割股以愈親行確而貌肅益取諸至剛不

利巳乎物我蓋取諸至大其名齋也以浩以養浩也蓋取諸孟氏今茲行年七十有五而志力不衰惟吾子其明孟氏之學以詔于我父子吾子其惠許焉惟吾父子之幸有承學而齋則亦有耿光井泉子曰夫先生居于斯思于斯養于斯其廣大與其流行與是亦孟而已矣大心無一物則浩無一物不體則浩是故知無物與無物不體者可與語性矣可與語性斯可與知學矣知學斯可與廣大流行矣元靜曰請聞其說曰惟無物也是以大生焉惟無物不體也是以廣生焉惟無物而無物

不體也是以流行生焉先生苟自孝愛其親之心克之無弗用愛焉斯亦無物不體耳矣其至廣與自其不利已之心而充之不有已焉斯亦無物耳矣其至大與以是心而充之存存不息其流行與是故至廣配地至大配天流行配造化至大配天其盛德乎至廣配地其大業乎流行配造化其悠久不息乎生盛德者存乎仁成大業者存乎義運不息者存乎誠合是三者存乎神君子體諸天地倬諸造化以成德業于無彊存神至矣孟氏曰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故養而無

害則至大至剛以直道而義出矣其存神之至乎

僉事顧箬溪平冦敘　鄭善夫

古稱蠻夷悍輕易怨以變捨御失所則負岩峒相嘯呼如蜂屯蟻雜不可爬而梳之風氣之以也甌閩古百粵之地也潮漳之陝枕海其陰多大山山連亘深阻小口中漫上廣下蜿蜒蟺數十里篤道莽如行不可駢肩世惟蠻夷所據而獷獪亡命之徒往往竄而附焉爲孽梗州郡兵至則憑要害下矢石狐伺鼠伏以逸敝我之騷騷急則移山蹈海覘嶮崎涗瀁若平地然數年歷文武

畫議攻撫並用然力用頻而患且益滋蓋攻而無法則我去而彼來撫而無信則朝聽而夕叛　朝廷大有憂焉乃命三省之師悉草薙而禽獮之由是而僉事顧君以簡行十月之吉禡師于潮君至潮號令惟嚴報帙惟明裨貳惟良甲卒惟馭閱惟時動惟機正月誓師進次于饒平由是而掇箭灌處大澨擣木窖跳泥園而夷之殲渠魁二十俘其部盡自潮之南蓋先漳贛之聲而褫之氣者昔之善師者果而勿矜果而不得已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以制勝也君溯西書生也一旦仗

鉞即戎以當悍輕巨寇即能決全勝于幾之先以關介胄之口語曰章縫之流不可語金革豈盡然哉君知足以集事果足以有功恤足以輯民文足以經世此一事也舉其全不有却走馬以獲乎湖郡丞林侯序君之績欲吾黨張之次年爲正德丁丑秋七月日晋安鄭某爲之序

與施侃書　　鄭善夫

近兩菜只爲太初書事事已集所須者名公之詩與銘而已不蒙差人又不蒙寄聲何哉夫子云見義不爲無

勇也太初平日於足下如何古人所謂死者復生生者
不愧如其言方爲託生死之交善夫羈旅遠地凡百力
不能及謀所以行其書表其墓欲少盡片心耳無他也
所賴共成其美者惟足下前踰謂必藉于當路何哉古
人仗意氣雖散萬金爲知己亦不惜吾輩力旣及爲文
何必向道傍築室太初所遺者不過一妻一女其大者
在表章其身後之名使不泯其心事於後世方足以慰
其平生今其墓一荒丘矣宿莽一深人心遂倦後日復
有吾二人者注念乎人事參錯恐足下亦曰今且罷休

矣亭臺碑碣計不過數十金太初之書籍稍市之儘足
給事但須足下之力耳足下只視太初如生存則凡百
爲無不力力無不盡盡無不美矣若夫嘗私論未嘗以
吳人待足下也太初之墳須是買山郡陸侍御不受直
必須擇善地而遷之太初平生云平生陳正字死不受
人憐不爾恐非其志昔太白女云先人志在青山今葬
東麓非其志毋使太初之魂鬱鬱不安於地下也劉元
瑞處志彭費諸公詩并發下葉上校勘尚有數十字無
下落邏蘗得借來一對尤見不吝急欲就事出語過直

幸想幸想

長興志叙

顧應祥

叙曰志也者記也何記也記其事也封建廢而郡邑作壤地之分合山川之形勝民儀物則之故實不有紀述無以稽古而立政也于是乎有志焉以紀其事也紀事必原其始故首之以建置其目有十沿革叙顛末也分野紀星次也凡疆域城池官制公署學校之類皆建置也邑也者因地而置也故次之以輿地其爲目亦十山墟川澤輿地之大者也内而坊巷鎮市外而鄉都津梁

與古蹟陵墓廟宇之類皆輿地中之所載也有土斯有人也故次之以民業者民之事也其目亦十凡風俗版籍賦役生產之類皆民事也有民必設官以治之故次之以治道山川之秀毓而爲人帝王出焉故次之以鍾英而前代之仕者與夫賢而寓于吾土者亦附焉類也邑之人才出而爲世用者其途不一故次之以選舉人才之中有德業文行昭著或一善可述者必表而出之故次之以人物若夫古今事變有可喜可愕者可備參考者義類不一故次之以雜志而辨證附焉辨證云者

辨故志之誤也文人墨士之題詠及古今建置之碑刻不可泯也故以附録終焉附録云者重在紀事不在文也爲治者考夫沿革分野則封疆之廣狹可知矣考夫輿地都鄙則山川之險易可知矣考夫賦役歲辦則錢穀之出沒生民之凋獘可知而節用愛人之念興矣考夫治道人物則政事之得失人才之賢否可知而懲戒激勵之心生矣是故志之不可不作也是志也倡其端者前令尹地官郎及泉黃君扆潤削以成其終者今令尹鶴臺劉君介齡也

轉注古音畧序

顧應祥

轉注古音畧者蜀升菴子之所爲書也升庵子謫居于滇慨古學之弗明而六書之義日晦於是乎有古音畧之作焉畧凡五卷上自經史下及諸子百家之書靡不究極而所取以爲證據者五經之外惟漢以前文字則錄晉以下則畧焉蓋本于復古而不欲以後世之音襍之也昔宋吳才老氏作韻補紫陽朱夫子取以協三百篇之音議者謂其有功文字之學是編雖論轉注而發揮六書之義殆盡又匪直有功文字而已夫六書始于

象形而終于轉注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字也假借轉注則文字之變而通之者也自許氏說文以令長之類爲假借考老之類爲轉注後世因之莫之有改至毛晃氏始謂老字下從匕考字下從丂各自成文非反匕爲丂也又曰周禮六書轉注謂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後世不得其說遂以反此非彼爲轉注其說皆非厥後王魯齋氏正始之音趙古則氏六書本義乃極論考老爲非矣升菴子是編殆取諸此而所論傍音叶音之類皆轉注之極則又古則之所未及者也走自蚤歲

即有志書學而未得其義覩古則之論雖若有契于心然叔重之說行之已久未敢遽斷其是非焉今得升菴子之書而釋然矣然又有說焉夫漢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楊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則許氏之學出於賈逵其所著六書之義秦漢以來相沿其說非始于叔重後之賢者思慮益精而有以發前賢之所未發使叔重聞之亦未必不首肯而心服也古則又謂鄭玄以之而釋經今考周禮注䟽乃唐賈公彥引許氏之說以釋鄭玄之言抑

不知毛氏一字數義之說出于何典然則發明兹義實自毛氏始也大抵古人之學凡可以傳于後世者皆其跡也其不可傳者心也學者因其跡而審夫自然之音以求契於吾之心則於道也幾矣是固升菴子作書之心也

測圓海鏡分類釋術序

顧應祥

天地之所以神變化而生萬物者陰陽而已一陰一陽交互錯綜而變化無窮焉聖人因其交互錯綜之不齊而置爲數術以測之於是乎天地之高深日月之出没

鬼神之幽秘皆可得而知之矣然數之爲術雖千變萬化之不同而其要不過一開闔而已開者除也闔者乘也而又有以形求積以積求形之異古之爲數者有九九者其用也是故用之以貿易則爲粟米用之以分别差等較量遠近則爲差分爲均輸因其末而欲知其本則爲盈朒彼此互見則爲方程若夫以形求積則方田商功之類是也以積求形則少廣勾股之類是也以形求積者先得其形而後求其積故其爲術也易以積求形則先得其積而後求其長短廣狹斜正之形有非乘

除所能盡者故必以商除之然而商除亦不能盡也而又立正負廉隅之法以增損附益之故其爲術也難余自幼好習數學晩得荆川唐太史所録測圓海鏡一書乃元翰林學士欒城李公冶所著雖專主于勾股求容圓容方一術然其中間如平方立方三乘方帯從减從益廉減廉益正隅負隅諸法乃所謂以積求形者皆盡之矣但其每條下細草俱徑立天元一反覆合之而無下手之術使後學之士茫然無門路可入輙不自揆每章去其細草立一筭術又以其所立通勾邉股之屬各

以類分之語義稍繁者畧加芟損名曰測圓海鏡分類釋術匪敢僭改前賢著述惟以便下學云爾今夫世之論數者俱視爲末藝故高明者不屑爲之而執泥者遂以爲占驗之法雖欒城公自序亦以爲九九賤伎殊不知君子之學自性命道德之外皆藝也與其徒費精神于呫嗶之間又不若留情于此後有同此好者當以余言爲然耶否耶

重脩畫溪姚氏族譜序

顧應祥

江右左方伯畫溪姚君以遡祖宿松令節庵翁所著世

譜重加增輯刻以貽後而屬書于余請爲序之予曰噫方伯君可謂知所重矣夫譜牒宗法之遺也自封建廢而仕不世祿宗法弛而譜牒存焉隋唐以前凡選舉婚姻專論門第故官有簿狀家有世系皆藏之于官唐太宗特詔高士廉岑文本取天下譜牒參考史傳作氏族志其愼重如此五季以後此法寖廢宋自南渡中原之地胥入于夷馴至胡元亂華古道已蕩然矣而江南大族尚有一二存者然亦視爲文具而不加之意夫譜也者匪直以示觀美誇門第而已也將以聯屬乎宗姓使

後世子孫覽之知吾祖宗創業傳緒之所由始而凡吾同宗者皆一氣之分也豈不有惻然動于中者乎蘇老泉曰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油然而生矣則今之所爲譜者正所以興孝弟之道振敦睦之風而可少乎哉

吾邑元末　國初屢經兵燹舊家大族傳緒綿遠者指不多屈而畫溪之姚則其一也至于習儒尚文則又莫如姚者予爲諸生與方伯君尊人贈監察君同遊邑庠庠之廩生額止二十人而姚蓋五人焉其子弟未廩食者又四五焉是時節菴翁以冑監需次于家予亦得接

其手釆緒論每私竊嘆曰姚氏之興有不可量者旣而節菴翁治宿松有惠政巍然廟祀方伯君繼起爲名御史敭歷藩臬以至左轄名位之隆功業之盛方興未艾而子姓振振被儒服而遊膠庠者益彬彬焉方伯君又不以崇高自居而拳拳焉修譜以敘于家予故曰可謂知所重矣若夫世系之詳譜中已具而鄭謝二先生名筆已載于前矣故得以畧云

韶林顧氏世譜源流序

顧應祥

譜法遡流而窮源合之歐蘇一也故太史子長作史記

實稱諡法之宗其世家列傳必自黃帝始顧氏烏乎始哉余聞之矣過江王謝蕭袁江以東則曰朱程顧陸則顧氏之在江東舊矣而郜林云自南渡局以故按氏族顧伯肇基夏后氏錫土姓爲列侯因以爲姓至雲仍爲殺侯食邑於武陵因以爲郡故曰武陵顧氏至後漢確爲吳相封醴侯再傳爲譚字子默與諸葛恪爲太子四友領尚書事譚之後爲榮字彥先與陸士衡兄弟入洛稱三俊拜尚書郎榮之後爲和字君孝爲晉尚書令和之後爲凱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桓帝引爲太司馬參

軍時世居吳中而與朱程陸兼稱四大姓此其時矣長康之後爲憲之字士思宋元嘉中爲建康令後仕齊爲衡陽內史憲之後爲歡字景怡齊永明中徵爲太學博士歡之後爲愼愼之後爲野王字希馮仕梁歸陳爲黃門侍郎野王之後爲少連字夷仲仕唐爲登豐主簿歷遷禮部侍郎連之後爲況況之後數傳爲臨字敬深宋龍圖閣學士臨之後即隱元公字逸初熙寧中先後領館閣同修經武要畧隨高宗南渡卜築得歸安之韶林而顧氏自茲復雄于吳中矣意其兩世釋褐入汴梁越

南渡復遷于吳故迄今以隱元公爲始祖及考韶林祖
墓惟原愷公或其爲子若孫者故歲時享祀則原愷以
上不及焉其相傳之舊如此予與婺黙子爲同宗交屈
指吳中大姓嘗謂水木本源必有所自蓋數十年于玆
矣今因其持舊譜來丐爲一言叙其源流并諸簡端得
卒業焉大都倣歐蘇而兼備其體統之爲世系次之爲
世表皆五世世更端枝分而派悉一覽間其源其流昭昭
也其南渡以前耳目未逮雖不敢曲爲附會而一脈相
承若斷若續所謂存什一于千百者非耶昔人謂無徵

不信又謂道路之口可當春秋故太史採風則稗官野史未嘗不爲左券謂其能信夫我者爾若日江東以來歷世載德奚其亢宗赫奕往古則行道之人皆知之矣

峴山十五老圖記　顧應祥

右峴山十五老圖圖峴山社會之十五人也十五人者以齒爲叙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石巷蔣公年八十山東即墨縣知縣我齋吳公年七十七山東平度州知州南村施公年七十六工部尚書南坦劉公年七十五福建延平府同知夷軒蔡公前國子監丞半溪李公俱年六

十八而夷軒差長貴州布政司左叅政棟塘陳公年六十七余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罷官家居年六十六江西按察司僉事郭南孫公年六十五山東按察司副使若源吳公年六十四通政司右叅議石川張公年六十三四川布政司左叅議南若帯公年五十九貴州思南府知府雙橋朱公年五十八福建布政司右叅政石岐吳公刑部主事一庵唐公俱年五十二而石岐差長初唐一菴倡議以吾湖士夫休官林下者擬春秋二社日于郡城近地一會倣古鄉約之制以盡規勸之道乃嘉

靖癸卯秋社一巷作主會于峴山之浮碧亭會者七人越明年甲辰春社陳棟塘吳石岐作主會于城西俞氏園亭會者十有二人是歲秋社朱雪峯秋官與帯南茗作主會于城西包氏園亭會者十有三人嘉靖乙巳春社南坦翁與余作主始定盟于峴山是謂峴山社會歲以爲常而社人增減不一至嘉靖丁未秋社湖州府通判楚東湯君世賢始改建逸老堂朋壽臺較浮碧差勝南坦翁與余作主始爲逸老堂之會詳見南坦翁逸老堂記中是歲八月適石巷八十壽誕南坦翁作文諸公

各爲詩歌繪爲一圖社畢郎赴石翁家稱觴慶賀自癸卯秋至此凡十有一會矣時予蒙恩起廢復撫雲南乃命工繪圖持以入滇戒行促迫畧得形似而已滇士有王生應文者工于繪事乃爲作峴山圖府楊升菴殿元謫戍于滇爲渴筆篆峴山十五老圖六字及余轉刑部尚書致謝猖都石川銀臺以湖社懷賢圖見寄乃蘇人黄彪所畫者余既宦遊于外而吳我齋已下世所繪惟有十三人今春余得旨致仕家居遂命徽州汪生郎黄生所繪加入余貌仍爲十五老圖惟我齋則思索而

得之故不相類石菴翁名璠字粹卿吳我齋名賡字介
夫施南村名佑字翊之孫郭南名濟字以道朱雙橋名
懷幹字守正唐一菴名樞字子鎮俱歸安人南坦翁名
麟字子振自建業徙居長興李半溪名丙字子南帚南
茗名商臣字希尹與余俱長興人蔡東軒名玘字玉卿
德清人陳棟塘名良謨字忠夫安吉人吳茗源名麟字
允祥吳石岐名龍字允濟即茗源弟也孝豐人張石川
名寰字允清蘇之崑山人慕吾湖之風而入會者也嗚
呼昔白樂天以刑部尚書致仕爲履道坊之會至今人

稱爲香山九老繪圖賦詩而艷談之余亦忝以是官致仕而薄劣殊甚仰視樂天奚啻天壤之不相及然而十五人中豈無才德聞望如樂天者安知後世不有好事者繪而傳之者耶故余既爲是圖而又叙其顛末及爵里名氏于首簡俾有所攷云嘉靖三十三年歲在甲寅冬十二月既望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致仕若溪顧應祥惟賢書時年七十二

東林山新建眺遠亭記　顧應祥

去湖城南二舍許有山曰東林世傳回仙題跡之所好

亭者每春和則載酒以遊盩勝地也山之巔曰貝錦峯峯下爲貝錦塔院由院門折而東數武有隙地下臨深崖遊客過從必遠佇眺望余姻友前丘吳九淵子願而樂之曰是不可亭乎乃命匠氏伐石柱四爲亭一區顏曰眺遠歲壬寅余偶適前丘九淵子邀予登焉時秋雨方霽天光澄徹遙望代溪武康德清諸山自西南而來踴躍森列東南則感山直東則塞山而小靈山一點在蒼莽中適與亭對其東北巍然而高者曰長超山西北則金盩山橫山吳武山菁山若拱若揖障于下流俯瞰

平原沃野萬頃高者皆桑低者爲畓畬清溪縈廻橫直相間若界畫然溪之外爲落舍漾清水漾風帆往來菰蒲交映鴻鷁鸕鷀或上或下舉東林之勝一目盡之矣昔人謂吳興山水清遠豈不信然哉余嘗謂人之情感物而易動者惟目爲先目有所適心亦隨之故夫見滄海則起望洋之思登岱華則有凌虚之想過嚴瀨則有忘世長往之心適武夷天台則有羽化脫塵之志所感之異故也今諸山在平原曠野之中無深林大麓排空捫漢之勢然皆端靜閒散舒徐自得有隱君子之風水

皆渟滀澄清無崩騰激射之患又有似乎智者之善藏其用而不露圭角者余于是深有感焉傳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茲亭一登而仁智之機油然以生又豈直爲騷人墨士供騁望而已乎九淵謂余宜有言紀諸石俾勿壞余遂書之九淵名龍爲南京太僕主簿終養于家

長興縣新築鉠口隄記　　顧應祥

長興東北區地瀕震澤與烏程接壤弁山巍然介乎其間弁之餘脈曰小梅山逶迤直入湖際舟行者率取道蔡浦循湖而東出入鯨波數里一遇風濤則顛覆沉溺

十恒八九惡少不逞之徒因而恣其剽掠爲患非一日矣傍小梅之麓有一小港曰卅鈇港與烏程三徐婁港口相望二百餘武亂石林立于荒陂莽叢間識者咸謂于此築隄濬一衷河以通舟楫則可免昔日之患有司者弗之察或爲迂或慮其費竟未有任其事者乃嘉靖戊戌春仲余偶適弁麓鄉民有温艮鏜者邀予並湖而覩圖所爲濬築之計時邑侯龍津楊君入覲秋官主事橫山賀君左遷安吉州貳守來署邑篆乃以其情達于賀君賀君毅然曰吾事也卽下里胥籍估工費銀一

百五十兩有奇仍命良鏜敦匠伐石工甫就緒而代去楊君至則又毅然曰是誠在我乃給官帑若干稽其程限八閱月而石隄告成高一丈有奇下廣稱是上廣殺五之二長爲丈一百有十內輔以土外植以芾裏河廣三丈有四尺長如其隄濬坍缺港廣進裏河長一百三十丈有奇既而楊君被召爲黃門給事賀君復來署邑益以官帑濬徐婁港一百四十丈有奇于是往來舟楫率由裏河脫險就夷如履平地仍歲僉徭丁二人以防崩潰著在令甲今邑侯小峯黃君甫下車首詢其事樂

覩厥成謂余知其顛末宜有一言勒之石以垂來久余惟天下之事成于同而敗于異者何限初良鍾之建議築隄也沮之者譊譊然賀君力排群議而任之及楊侯至沮之者益衆而楊侯任之益力故能克底于成向使二君少有同異一則曰吾署篆非吾事也一則曰事非吾創固可以諉其不至于僨事也幾矣而安望其功之成哉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故蕭曹畫一而漢室以興牛李異謀而唐政日廢其始也一念之爭勝而其終也天下國家之安危係之矣今二君同心協德以成厥

矣而黃侯甫至又喜談而樂道之益有不必功自已出者即一事而三君子之所存可占也已若賀君先後署篆終始其事殆若有數存焉而艮鏜之憂勤盡瘁其功亦不可泯春秋之法凡城一方與一役皆謹識之重民事也余於是舉喜其功奇而費省又嘉三君子存心之公可以達之天下故不敢以不文辭而次第書之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二終